触动心灵的一抹粉

高一（7）杨湘琪

曾经的日子清淡如西湖的藕，你为我摘下那一朵欢喜，后来的日子浓醇如盛夏的荷，你为我拔起那一朵美好。――题记

那时我还很小，和你一起住在青苔窗布，门前桃树的老院中，母亲把我交给你的时候说：“这孩子闹的得很，管严些好。”我悄悄一抬头，目光就撞上你左颊酒窝中盛着的金色的阳光，阳光好像特别喜欢你，它从树尖上滑落滚进你银白色的头发中，再顺着你脸上的皱纹淌下来，最后匿进你手中的茶水里，“外婆”我轻轻扯你的衣角，讨好般地叫道。“哎”，你乐得满脸皱纹如火如荼地盛开，“真乖”。

许是当时太小，关于你每天带我去串门，过年买糖果，节日买礼物的细节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我想以后我也还会记得的――下午出门时你常常将院前开得灼人，娇艳的桃花摘一朵别在我头上。

这个过程多让人欢喜，你勾着我的手指走到院门前，收住脚，然后微微踮起足尖，朝太阳的方向抬起头，伸长右手，阳光从你指缝均匀地穿过，散落了一地碎金，你拈住一朵花的一瓣轻轻一揪，一抹粉色就停在了你掌心中，稍稍掰弯它的茎，然后别在我左边的发中，你别过头看看我的时候，我看到了蓝得清澈的天空；我看到了被电线杆切成块状的光影；我看到了气球般灌满水的团团白云，我甚至听见了自己很快、很大声的心跳，阳光轻易穿透云层的时候，是什么那么轻易地触动了我的心？

后来，我又回了老院，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你还是坐在院中木质的躺椅上拿着一把带流苏的扇子，扇着风，扇着安静，扇着淡淡的孤独。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一旦过了七十岁就开始在老去的路上由慢跑成了冲刺般地赛跑呢？你的头发像蒙上了一层清理不掉的灰，你的背很驼，脸廓枯瘦，双眼陷下去，目光有些模糊不定，但你还是很快地过来牵我，拉着我问长问短，似乎每一次她都以为我变瘦了，没吃好。

出门的时候你似记起了什么，又努力踮脚去碰桃树上最低的那一朵桃花，但是你竞然没有够着，“这树，又长高了。”你笑着说，语气里有些焦急，有些尴尬，我站在你身后有些不知所措，我已经比你高了半个头，那一刻，我很想帮你别上一朵花，像以前你帮我一样。

起了一阵风，夹着花香和细微的气息，一朵花从树上落了下来，你有些惊讶，又很欣喜，弯下腰一手扶着腰一手垂直于地而晃动，拾起了那朵花，好像又是原来的那个场景，阳光又穿过了她的发线打乱了我的思绪，午后的风有些滚烫，它钻进心里，席卷了所有曾经，又有什么开始拔动着心弦，有点空缺之处需要拥抱你来填满。

带着你气息的桃花别在发间，烙在心底，你的一举一动牵着我的心，触动着我最敏感的神经末梢让我每天都很想你。

三月的时候，我不在你旁边的时候，院前桃树上的那一簇簇粉会让你想起我吗？